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言行見聞錄四

沈幾臣名景哲嘉興人叔父無子身嗣之仲弟偶失母氏歡幾臣

聞急歸長跪請母意未解幾臣退而自搥復長跪以請

者累日母悅乃已

許大辛曰先高王父黃門公名相卿宜山堂成楹帖小築一宮忠

孝承家自我大宗百世雲祚聚族於斯曾王父名聞罷

直指歸書楹曰仕路十年忘馬瘦歸田百晦喜牛肥今

士大夫有此風味否先君子崇禎癸未進士名令瑜未第時憫世

亂意不欲復赴南宮試憤一時勢家豪右橫行里中乃

大書榜於楹曰朝廷求國士不吾及矣鄉里稱善人敢弗勉焉又曰任他世上縱橫奪不去方寸地但看人情乖巧瞞不過渾沌天嗟乎世道人心尚忍言哉

予館顏氏久有老嫗者忠勤慈惠無小大咸愛之初士鳳幼時飲其乳迨就傅免其懷抱士鳳孤憐愛倍篤長知其不欺庖廚庾廩管鑰纖悉之屬皆委任焉因久不去士鳳卒抱其孤子子長又抱其孫服勤三世如一日嫗有子衣食能給所以老於顏者顏固不能舍嫗嫗亦不忍去顏也予課士鳳子嫗年七十尚健嘗銜主命至予家道誠意凡予在館舍喜怒必具知衣帶絕卽紉縫縱

裂補綴暑月汗漬或油墨有汗卽加浣滌細至蠅鼠點染靡不洗拭每縫綴濯滌必私令僮子取出畢則復還故處予或不知幾忘身之爲旅也自傷老大旅食於人幾四十年更厯之家實爲僅見因追識之

劉先生在崇禎間客有問朝廷事每歎曰有君無臣至弘光朝有問者亦歎曰有君無臣門人疑焉先生曰有幾項事臣下必欲爲上不可而止問其事不答問曰然則俱馬士英之罪先生曰瑤草唯貪黷尚不敢肆然爲惡正言猶有可入問阮大鍼曰他未入朝馬亦不至此趙

廣生云

趙字公簡

相傳弘光初劉先生入見以飲酒諫上曰爲卿故不飲然有難色先生徐曰若飲止一盃亦無害上曰因卿言止飲一盃後進飲內侍以大金爵至不卻飲至半不舉爵內侍已知其意斟滿焉復飲至半爵又斟如是不已名雖一盃實無算爵也茲事有無未可知已異乎晉元之於王導矣先生族子世鯤言之

世鯤字北生

吳江徐氏自幼精勤靜正外物無所愛好父微不知禮義嘗爲仲氏子作媒而弗克憤以女許招至其家俟長爲贅壻後仲氏子染惡疾請去約疾愈復來久而彌劇乃辭婚徐氏叔勸其父母父母欲聽徐悲恨自經父母救

之甦旣久仲氏子疾益甚又來辭父母私許別字不敢聞於女詭爲其妹納聘且治裝將嫁焉父母微風曰妹且嫁汝終身將何託答曰吾意已定依父母以終耳曰父母歿奈何曰依弟以終耳勤作足自養不累弟衣食也期漸近知父母欲強嫁一夕從容語其妹凡女功所成及衣服飲食之細無不具悉父母弟妹旣就寢闔戶自經以死父母覺急救少甦瞑目而臥不出聲勺水不飲越兩日聞仲氏人至乃呼入其人慰勸曰何自戕至此不應其人解乃謂之曰爾生仲家人死仲家鬼矣招爾竟祭於仲之室迎爾柩葬於仲之墓爾勿憂徐氏唯

焉遂卒

嘉興范臻甫

名

見其友周生窘困一日語之曰家貯米

十石將爲某事用今未急君爲我用它日須此則來取周生曰適待用卽以假我徐相償耳旣數月范置不問周欲歸之范辭勿急又數月周復欲歸范復辭至秋八月來取周末及備先以三四石償未數日又來取償未足復來取周黽勉以應心頗疑後米價湧貴周因知其用意之厚蓋前後米價俱貴惟秋季價減故也始之以米相託欲避緩急名耳

沈幾臣有叔

五行

早世繼嗣不立越二十有六載寡孀病旣

殆幾臣與其仲弟謀迎至家立從弟一人爲嗣孀氏因得正其終又念先業已盡從弟生生之計無所賴欲分己半產授之諸弟感焉各損其產得十畝爲從弟世業幾臣兄弟俱貧甚可謂力行之仁矣

朱聲始有舉業師年老衣食不給聲始每以金周之相見雖至微未嘗虛也且謂其子世兄何不時過我一飯冬見其師寒甚解所衣衣之聲始實貧用意若此可謂厚矣

嘉興徐思于

名世濬

司馬第四子也司馬治生曠有屠氏產

間其中使人言於屠氏屠以常賈售之司馬感焉會思

予在側密囑云他日無忘屠德司馬歿既二十年屠家落其子請益賈思子曰有之往者先人固念及此然予弟若姪其之少須矣踰數日則曰鄉者密囑惟予及叔氏今叔氏下世我獨任之耳奚告弟若姪爲遂發困米六十斛遺屠氏思于家故饒似此非有甚高難及之事然能不忘死父密言於二十年之後求之今日蓋已希矣

予嘗偕徐忠可兄弟訪邱維正先生於邵灣先生留客具飯惟茶腐顧謂忠可曰山中所有惟是而已弗堪澹泊舟中美饌可自進也忠可曰先生見餉過珍殺遠甚因歡笑而飽吳人伯嘗攜其子及閔采臣訪予於餽舍予一僮適出躬執事采臣呼僕者供役人伯曰無庸遂命其子取酒饌於舟予亦以酒一卮饌一器共陳於堂人伯就客坐予就主坐采臣及其子侍執卮酌酒相與飲縱論至更餘而寢幾忘賓主也

凌吉修卒家貧子幼旣釋服三喪未舉朱彥時閔采臣及其親友共爲封樹焉

屠子高曰予婚時初與雲士相見嘗勉予曰周程張朱一脈吾輩不可令斷絕喪亂之日人情攘攘雲士靜坐一室看性理諸書嗣是居喪莫不如禮三年之中自臥疾

外未嘗飲酒食肉離喪次也然其幼年未嘗有父兄師友之教規矩繩尺少長如一真若性成可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者矣

又曰雲士自幼於先生不肯一日離每先生歸次日即至先生家飲食書籍隨以行若先生在館未有出入自由者可惜當日為之師者舉業外一無所及

吳象六名吳江人兄弟三人象六其季也親喪未葬年及婚所親勸之婚辭曰情事未申何忍言及娶事因竭力經營得四五十金買山營葬兩兄初猶惑形家言後感其誠不復惑次年冬乃婚

朱子建名年少獨處書室一日少艾入庭前笑語徘徊久而不去子建安坐不與接言於紙上自書立志二字數十少艾既去有兄見所書詰其實始知之

沈丹曙名秀水人葬其親之日王寅旭名錫闡吳江人弔焉親友咸會適有貴者延丹曙課子燕邸脩脯豐腆一時親友無不為幸寅旭昌言於眾曰丹曙母老嗣祖母年尤高不宜遠行聞者駭異然以勸行者眾丹曙不能自主而出無何甚悔比歸二母幸無恙寅旭可謂愛友之篤矣

葉靜遠曰張受先名采崇禎戊辰進士秀才時不能自愛登賢書即不同舉進士後矯然特異其平生自言亦如此張佩蓀

曰人多有敗壞於末路者若進德於中道誠不易哉

蘇州盛子材

名王贊崇禎
丁丑進士

初至貧無以卒歲往所知告困

及至恥不忍言所知不解其意贈以節物及歸日已暮

野宿母妻忍饑以待元旦至家出所懷節物食之而已

弟二人業賈及子材成進士遂士服子材戒之曰吾仕

欲以多金起爾家不得若欲憑聲勢漁利桑梓不可去

賈業士已不能賈而士服誰與質不如賈服而賈業二

弟從之仍賈業而賈服申酉之變卽所居

山隱焉

授村蒙爲養婦女童豎稱先生莫知其嘗仕者故人有

以顯官至吳不得見其面宗族乃笑嗤之

張佩菴曰象山陽明學術之可憂本爲賢智之過今之言

陸與王者皆出於愚不肖之不及所以爲患愈深

崇德吳氏母范臨歿語其子

之振字孟舉

曰朋友中如呂

汝宜深交言必聽事必商可無失因請於榻前諄

諄屬焉范本微爲吳側室精勤有心計寡居子幼能持

家政視夫君存日益富厚教子弱冠文學已過人

張氏母 氏婢也子穉主人歿撫及十餘歲延女君之從

子邱季心爲師教誨之季心攜家同室以居家頗饒人

或以事干之則答曰吾寡婦外事不能知惟謹守田宅

俟子冠婚自主之子方婚氏卒其存日田宅無所損

崇禎辛未顏士鳳及其族弟某延傅字明叔先生於家予就

其塾受業焉同邑王友亦負笈至既兩月偶先生以事

歸竟不復出謂士鳳曰汝族弟雖幼不可教王生從遊

久今雖在此無益汝與張子二人相友可矣自是士鳳

與予二人交最厚先生命之也

邱叅軍字維正隱於邵灣躬糞桑圃山人見之駭曰公自

灌得毋臭乎答之曰不臭尚有臭於糞者山中人不解

其意傳以為笑何商隱聞之歎曰明德之馨先生有之

矣

戚公字子村令蘭溪持己廉平有惠政邑民德之崇禎辛巳

直指王某按部至金華檄取羨金若干公不應直指怒

曰彼恃其廉耳以貪劾之去遂罷歸

呂初亦善弈後因勸一友人宜以弈為戒自念曰已

則未能止弈而止人之弈乎遂不復弈其平生勇於遷

善類如此

張佩蔥曰子弟之賢必由於內有賢父兄外有賢師友賢

師友之教只使之聽從父兄賢父兄之教只使之敬信

師友則子弟必賢矣

朱聲始曰自古人才得盡其用必由於君德君德優於其

臣方能用盡臣之分量若使臯夔伊呂所遇止於漢高

祖唐太宗亦做不成臯夔伊呂事業也

張佩蔥幼年見里中子弟讀書其家者作文字假題目以非其父母惡之曰尚可與之同師乎告於師及府君辭之去師意猶未決府君爲餽束脩之資八兩竟不得留傳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人猶知之若無禮於親者胥容之矣張氏父子可謂能惡人

嚴穎生曰亦甫課子先後所延師皆高志博文之士未有一人趨逐利達者故佩蔥兄弟能遠過人以自幼不聞卑汙之語也

趙二理

名

凌渝安之表叔也幼好談兵然深自斂退人無

知之者四十餘悔往昔失學就渝安願執弟子禮聽講習渝安辭復再三屬佩蔥道誠意渝安辭益固予適過見之謂渝安曰奚爲不可渝安曰表叔曾及家君之門也敦世講之誼可矣予因勉二理曰昔橫渠先生二程子之表叔也人謂橫渠學於二程程子則云表叔未嘗學於某今日之義正猶是也願二理以橫渠爲法卽不稱弟子愈於稱弟子而無其實者遠矣佩蔥喜曰古今人何有不相及也

邱維正先生論爲將之要曰懷必死之心出萬全之計

崇德徐九如

名

以賈起家年六十出五百金與其兄五

儀 及其姪曰兄讀書不遇於世年且高諸子食貧
今以是娛兄老為姪少營家計若此之事在今日已為
耳目之僅及矣

歸安顧氏故家女幼喪母依祖母以長字吳江張氏子張
氏子以母喪未婚而身殉顧氏志欲殉之會祖母卒其
舅來弔給其保姆出闔戶自經舅過返迎其喪合葬焉
家人出其所賦詩及其書身歿之後大小諸事俱有條
理嗚呼可哀也已合葬禮乎曰婦未廟見而死歸葬於
女氏之黨正也

沈氏嫁同里錢某姑沒矣家貧勤婦功與夫育蠶既登簏

舅若夫憫其勞慰使就寢牆戶不固狂童中夜竊入其

室氏覺羞其辱已求死舅若夫力止之不得至曉防稍

懈即經死錢之尊行有老儒名嘉其烈又惡狂童之

瀆倫也執付郡邑寘辟焉

屠子高戒其子曰凡為人不可陷犬部一字若有一字陷

之即於人道遠矣謂如狼猛
狡猾之類

黃太冲餘姚名
宗義曰朋友不可以非義相成呂稱其言

而曰以非義相成其後必至於相怨

黃太冲忠端公素子也忠端死於逆璫之禍崇禎初忠賢

伏誅奄黨懼以多金貨諸忠義家太冲叱之退刺血上

書訟父寃朝廷感動逮逆黨李寶真之法司寇廷鞫之
日太冲挾利錐刺實遍身流血聞者壯其事

歸安凌氏世以鍼灸治人疾振湖名自少擅名一時然

性長厚未嘗傲物嗜利人以是重之予僕人子病足成
跛攜至其家曰僮微賤惟習農足廢不能耕他日父母
妻子將失所先生澤物溥矣猶可治乞示從者賜以鍼
刺自其身而外皆荷生全之德振湖躍如曰僕人給使
令弗能豈解治疾乃親爲之刺而愈不受一錢時振湖
年高望隆雖富貴人不易得其手治乃不嫌微賤若此
人稱厚德不虛矣

顏士鳳嘗言人能無求於人方可自立時江南役重士鳳
產則承役不從從叔之仕者詭避俗尚浮名士鳳身不
入社應科舉試亦未嘗干人薦引

呂承先世之舊家僕眾而無用歲大歉或謂之食指
可損曰若輩有何生業吾一日遣之溝壑中物矣
且與度凶饑徐爲之計耳張佩蔥一舊僕以其父兄去
世家勢漸落屢求去因歲歉佩蔥授以一金遣之曰爾
以此營生吾自給不暇矣不明言其故二家事雖不同
其存心一也

顧氏女歿後予稱道於何商隱家時巢端明在坐聞而歎

曰此女非特貞烈可謂孝矣蓋死一也若不死於舅氏來弔之日異時父母未必不欲其改字至此而死則貽親惡名矣相傳顧未死前亦嘗審量及之端明之言深得其心

凌淪安鰥居十餘載相知俱以未舉子爲之憂淪安坦如也嘗有議婚於吳江某氏者其父慕誼將許淪安使語之曰吾年四十有七矣因不果前此有以歸安茅氏女來議者淪安辭曰鹿門後非偶且女年幼越幾年長矣家亦貧乃取之張佩慈未謀再娶人有以烏程沈氏女來議者佩慈曰父母於子計富貴長久情爾家貧矣又

絕進取意慎毋後悔其父聞而笑曰予固非進取者況聞與石長尹同友復何疑遂字之

錢塘邵君衡

名

親歿兩弟幼家破於亂君衡爲人忠信

棄詩書遠服賈身不再娶營先人之未葬者五喪先後爲兩弟娶以弟之子爲後嘗買田海鹽十餘年不問租入海甯祝兼山

名

家運略同君衡篤志好學鰥居亦

不急於再娶而急於營葬先爲弟娶一友可謂克盡家相之道矣

吳開三常規其友曰君高士自命而貸人錢物十不一償世間恐無他人只費錢物君爲高士之理此已大不高

矣吾人今日處貧不可不以此言時發深省古人立身所以非其力不食也歟

凌淪安見友人不事課授卽不樂曰此貧士恆業廢業何以爲生仰事俯育資於子弟猶不失義且所授者聖人之書所講明者詩書之理可以修身可以及人奈何舍此不爲一友勸其治生徐答曰農工商賈吾不能爲勤於授徒是卽吾之治生也

王寅旭曰陽明良知二字不過借名其重只在不學不慮所以推尊象山深嫉朱子

吳江王存久名培恆寅旭嗣父先生崇禎間北遊燕京時山左大

饑人相食流賊披猖官軍屢挫深憂之自以諸生不能有爲又不欲指斥當事作哀大東懷燕北征諸詩以見志遂附漕艘以歸過臨清饑民數十輩謀而至將劫之舟中愕眙先生從容諭之曰若曹迫於饑非得已然劫漕艘犯國法祇速其死能聽我我令汝一飽又不罹於死何如應曰諾遂斂諸艘得米十餘石散給之眾喜而散艘得無恙

庚戌六月江南大水被災之邑禾大無只家歲入僅能供賦次年春見流亾日眾憫而歎曰人各卹其鄉焉有流亾乎又見邑之爲粥者法不良暴子弟多得食貧

無告者饑自若因與所親徐君謀即其所居之區擇最貧者計口日給米三合及麥秋而止其友吳生亦效之以是兩區之鰥寡惇獨得所賴人服其義王寅旭曰貧賤士雖閉戶可也是心不能已度力可及及之而人不之知不益善乎 深服其言予思 是舉救災之仁也寅旭斯語潛龍不見成德之義也相觀之善兩愧之矣 徐名 字彥為 吳名之 振字孟舉

辛亥二月錢一士過我相與歎流俗之敝因及宗族之衰而曰人只不肯向上居今之世志古之人是向上也為人子孫長念祖父是向上也

王寅旭曰高遠隱怪之害道視鄙夫俗學為尤甚又曰程子謂未有中而不中正本無二義但中校正為尤精故當求中於正之內不可離正於中之外

張氏初嫁同邑沈某歸寧悲泣不已父母伯叔咸異勸慰之曰爾家富且貴何所不遂而悲泣如是答曰其家父子兄弟之間大不祥女在彼不能久存活未幾果成疾而卒女子未嘗讀書乃能明義理見未然若此生質之美過人遠矣不幸失所至於短命悲夫

秀水沈叔選 名 家居授徒弟子來從學以關書至者辭之曰執贄以見長者禮也有無厚薄稱其家義也如契

如券何禮義之有焉

沈幼劬叔選弟痛親沒之久而不葬也乃廢產以治葬具雖內外衰麻之服無不竭力營辦諸兄爲感動遂畢葬事人咸稱其力行

徐弘本烏鎮人遷嘉興之鄉夫婦耕織以養父母老頗能安之庚戌大水三吳乏食治木棉復失利丐於途者甚眾或勸弘妹及笄可嫁子婦幼可寧弘曰人之難難皆如我矣弗聽乃身質飴不給則益販蓑衣妻亦賣篋櫛之屬得米則以食父母而已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又勸其父盍亦從而丐本閭之泣妻亦泣曰

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以爲人終不聽雖隆寒大雪風雨連日不稍怠父病歿奉母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沈子幾臣述其事而告予曰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古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得不愛之重之而樂稱道之予敬謝之曰非子懿德之好過於人安能察及側微若是哉

施子厚

名而謙

少事科舉不遇乙酉以後棄服賈家頗裕後

因食指繁賈利薄大困里中匪類邀之以從邪山東賈客素與善慰之曰子今日如身入叢棘中不能遽出須寧心審慮緩爲之計寸寸以前則上不毀面下不傷足

中不裂衣不久荆棘漸理而出就大路矣若妄動急前
芒刺入膚足踏險仄將復有顛蹶之患子厚聽其言安
常處約數年而漸給庚戌至壬子歲游災子厚以不困
為誦賈客之德語予曰未嘗不思其言予謂賈客之言
誠善非子厚之能聽告雖忠豈有濟乎故曰不仁而可
與言則何匹國敗家之有彼匪類者其覆轍已可鑑矣
夫獨無忠告也哉

錢商隱本姓何叔父太學名無子臨歿遺命毋立嗣長兄

以孫為之後尋殤葬於鹿山有年矣商隱慮其無後謀
於叔父厚菴將改葬於萬蒼山曾祖墓之旁何而厚

菴卒越五年終得改葬焉嗣曾祖太學名無子以兄

子太學名為後又無子以兄弟之子三人為後厥長

即商隱之先府君嘉興縣學生名次太學名次孝

廉名商隱幼孤無兄弟年五十餘未舉子嘗作詩自

歎曰昔日孤兒今獨夫聞者傷之太學三子長名早卒五

子次名次名孝廉亦三子長次次商隱慮

嗣曾祖嗣祖兩世之葬收原雖已四十餘年嗣世子孫

春秋登壟能保久而弗怠乎乃與謀改葬於彭城

里高祖太常名之墓右而以嗣叔太學及其子之櫬

附焉壬子季冬乃克成事自太常以下合葬凡五世云

其地卽商隱所受嗣產也時商隱方有疾咸憂其不勝勞瘁乃營督窳窳自經始逮厥成十晝夜不稍休竟若壯夫觀茲二事一皆以子孫從其祖父旣合古人族葬之義又使有後人者得以早葬無後人者祭祀以時封樹無虞仁人之爲慮何其遠且厚哉

錢一士名本自幼喜讀書晚益好學雖貧窮病困手抄口誦未嘗輟然其用心則於善善惡惡之際尤切切焉庚戌之災三吳貧者莫不毀祖居伐墓木習聞慣見不以爲異一士訓其子弟曰寧餓死不可爲也族人有鬻墓木者一士弗能止憤而告予曰吾何面目以對人乎夏

日予閒過一士出所抄書脉予閉戶相對言論甚浹已而歎曰數年來吾宗惟二事足述祥凝叔見族兄甚寒贈以綿衣而不言贈但曰朝來風甚厲兄薄衣來得毋寒乎姑服此以歸耳予方弟有從子貧祖母喪以田一畝有半就子方求售子方曰吾將不買則爾無以送死買之爾何以爲生乃以三金與之曰姑以是爲棺殮之資它日徐以償我可也耳目所及使能事事如此風俗庶其日厚乎

錢商隱曰讀朱子書覺得程子之言尚有未詳盡處

錢商隱曰家庭之間當言者不得不言言之則彼此之意

洞然無疑嫌貳冰釋若一概不言恐積之既久遂成疑貳小人從而間之嫌隙遂成可畏也

高且中

名斗魁 寧波

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予數經會城見引

囚於市而殺之者既殺之後鮮不為之歎恨或罪歸有司或悲其運命甚者為之泣下為之髮指乃醫家以三指殺人於牀戶之間而人莫知之反將受其謝金而去天道神明可不畏哉且中志尚士也先世以醫名家變亂後且中術益工來遊三吳三吳之人爭得之全活甚眾其學傳於浙西厥功匪小乃其存心若此

徐堅石

名介 仁和

志行過人世業故不薄棄生產寓居三吳非

同志足不及其門見許大辛齋為人所訟久不解感憤弗已前後貸數金以贈之時堅石實困亦甚竭力經營救善人於厄難不易及也

友人因言名醫無後遂及金壇王氏

肯堂之後

殺僂殆盡乃舉

杭州某醫存心平恕每日行醫病家所餽藥金概不啓封積既多先焚封函而後取金用之曰先開函輕重厚薄不免知之火其封所以去輕重厚薄之心也至今子孫三世繁給又言松江李某行醫常持二語曰千人服藥一人還錢以是貧者求藥不厭所赴人招祇視病之差劇安危宜如何治而不應接賓客曰吾精力有數專

意病者猶懇不及若分心酬應害事必多此皆可謂存
心之良世醫所少予謂天道幽微難以測量若肯堂先
生子孫貴盛安知非醫之爲德至其家禍之烈亦安知
非家世之隆赫有以致之未必以醫之故其受禍由於
忠義又不可一概論也

原本作然
其多禍

洞庭富室席氏雅好爲德於鄉里近山之貧者夏則給以
蚊帳冬則給以絮衣不能舉火則周以米死不能殮則
與之棺以至耕時則假以田器種植則假以穀種器用
做而歸之主人則爲之修完衣服綻裂而還之故處則
爲之補綴更爲典質之肆一區以通緩急而不收其息

以是人皆德之其字文宇者行三尤能本父兄之意而
有加焉山上素不業紡織文宇乃多市木棉花以分人
又募工爲紡織器又募婦女之善紡織者分教之由是
人蒙其利習者漸眾能其事者寢多焉復爲義學延師
以課里之子弟嘗請王寅旭至其家寅旭稱其人不矜
不伐類有德者

沈幾臣之母朱孺人卒幾臣哀毀踰禮水漿不入於口者
五日門內之人可謂禮不足而哀有餘矣禮不足者貧
也哀有餘者性情之篤也穉子亦然

施贊伯

名杭州人

內行修潔嘗師俞峻民峻民死無子迎其

側室及幼女養之長先擇壻字峻民女乃及己女春秋
登壘與祭諱必盡誠敬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
峻民側室如事姑每調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為難能
也

呂之兄念恭行四名沒二十四年矣及葬哀泣不已
經營窶窳罔間晨夜到家拭涕語予曰四先兄存日吾
心志未定所為多不堪憶人皆目為棄物先兄獨不謂
然平日教誨慮吾不能領受戒諭至於再三又慮傷同
氣之好必委婉反覆及聽從而止四兄非獨吾師實吾
知己先兄沒後吾所以待姪愧不能如兄之待弟負兄

實深此吾所心疚不能一日寧者也念恭沒時遺孤一歲比長

育夾持同於己子可謂盡心盡道猶為此言真不可及也

沈開生倫歸安人崇禎己卯浙闈副榜貢於禮部乙酉後絕意
仕進家貧課授為養弟子之父有以詩經屬其刪削而
授之者辭曰此經夫子所刪定孰敢刪夫子所刪定乎
自是不合次年失館不悔也

張受先名采太倉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先生與翰林張溥為同邑進士時

會元吳偉業嘗受舉子業於溥一時天如之名重海內
在朝在野無不願交天如者溥欲與受先聯宗稱兄弟
受先曰吾本宗兄弟子姓親親之誼尚多闕失何暇攀

附疏遠不可知之同姓乎卽同年往還可矣辭之而於
本宗之人加親厚焉

松江王玠右名烈少有文名而務敦實行非近世虛浮之比
事親極孝愛之誠細務罔不躬親夏則致清涼冬則以
身溫被父足寒以手摩撫至煖乃已旁人譏其好名不
卹也丁世亂隱居躬耒耜負壅灌溉不避勞穢中年以
後筋力衰則授徒以資其養六十餘益衰并弟子亦辭
去貧困自甘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姚攻玉有表伯某嘗於冬月遭覆溺僵而死矣攻玉救之
起以衣被百計溫之半日出水而甦某德其活己也以
十金贈之攻玉甚貧士固辭不受時尚未婚某無所
申爲之議婚而佐其禮攻玉自爲禮幣復堅辭之曰婚
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固予之終不
受其堅介如此

攻玉名瑚
吳江人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終

